

《甲骨文合集》10405 正之“𠂔”字考释*

陈子君

(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)

提 要 本文认为甲骨文𠂔字与𠂔、𠂔所从的𠂔形体相同,和旧释为“瓚”的𠂔、𠂔都应是“勺”的象形初文,在卜辞中指代宗庙建筑,可从何景成读为宗庙之“庙”。《甲骨文合集》10405 正、10406 正“五日丁丑,王宾中丁𠂔(勺 - 庙),陟在𠂔(庭)阜”中的“陟”表示从阶梯往下走的动作,隐含了跌倒的结果。此句大意为到了第五天丁丑,王在中丁庙举行完宾祭后,走到庭阜准备下阶梯时,发生了跌倒的事件。

关键词 瓚 勺 庙

1. 前言

《合集》10405 正、10406 正有𠂔字,其辞例作:

五日丁丑,王宾中丁𠂔,陟在𠂔(庭)阜。(宾组)

李学勤(2008:6)释𠂔为“𠂔”,读为“蹶”,他认为此句大意是“到了第五天丁丑,武丁前往祭祀先王仲丁,果然在庭院里发生跌倒的事”。张峰(2016:294)曾列举“𠂔”字的演变序列,也包含了𠂔字形:

𠂔(H11:11) 𠂔(《合集》10405 正)

𠂔(大盂鼎,《集成》2837) 𠂔(兮甲盘,《集成》10174)

𠂔(楚公逆钟,《集成》106) 𠂔(邾公华钟,《集成》245)

细察𠂔字形,其下部笔画比其他字形更长,且向右上回钩,与常见的“𠂔”字形明显不同,应非“𠂔”字。另外,关于𠂔字连上读还是连下读也有不同意见,李学勤(2008:6)认为应连下读,用作语气副词,裘锡圭(2012:301)、黄天树(2006:283)则连上读。

*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殷墟甲骨文与战国文字结构性质的比较研究”(16AYY011)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本文蒙杨泽生老师审阅指正,审稿专家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,谨致谢忱。

我们认为《合集》10405 正中的“𠄎”字和甲骨文瓚勺之初文𠄎有关,在卜辞中指代宗庙建筑,应连上读。

2. 甲骨文𠄎、𠄎、𠄎

历无名间类常见以下字形(暂记为 A):

𠄎(《合集》30306) 𠄎(《合集》30601)

此字旧多释为“裸”,《诂林》按语认为 A 释“裸”不可据(于省吾主编,1996:2716-2717)。贾连敏(1998:96-111)指出 A 象裸祭的瓚勺,当释为“瓚”,在卜辞中用为“裸”,后人多信从此说。黄天树(2007:243)曾指出 A 可能指祭祀场所,为宗庙之类。王子杨(2013:335)同意其说,并将 A 释为瓚勺之“瓚”的初文,认为 A 在卜辞中表示一种宗庙的建筑。我们认为 A 能否释“瓚”仍可讨论。

出组、无名组、黄组常见𠄎(《合集》30330)、𠄎(《合集》32716)字(暂记为 B),旧释为勺、升、必、半等(于省吾主编,1996:3235-3241),以“升”字说影响最大。王子杨(2013:339-345)指出 B 字用法和 A 字基本没有差别,应该是表示同一个词,其用字不同是由类组差异造成的,“凡是无名组卜辞用‘B’的例子,历无名间类卜辞则改用‘A’,这当是不同类组卜辞所用文字形体不同导致的。‘B’和‘A’表示的同一个词是没有问题的。”他认为 A、B 字应读为“裸”。

先来看𠄎与 A、B 字的关系。何景成(2015:249-256)曾详细描写 A、B 字的用法,略引如下:

(一)祖先 +A/B

丙午卜,父丁 A 夕岁一牢。(《合集》32448)

其又岁于父甲 A 牢。(《合集》27442)

己亥卜,行贞:父丁 B 岁牢牲。(《合集》23214)

癸丑卜,王贞:翌甲寅王其宾父丁 B。(《合集》23248)

(二)二 +A/B

鬯,卯于二 A 更牲。

二 A,翌…乙累祖乙。(《合集》27206)

其登新鬯二 B 一卣,王……(《合集》30973)

辛卯卜,贞:王宾二 B 登,亡尤。(《合集》38696)

(三)于/在 +A/B

…其祷于 A,其射。(《合集》30601)

甲午卜,其祝岁于 A。二牢。(《屯南》246)

贞:翌丁亥其又伐于 B。(《合集》27001)

…子卜,祝才(在)B。(《合集》30364)

(四)A/B+祭法

丙子卜,夙A岁。(《合集》30745)

丙辰,A岁勿牛。(《合集》30935)

B卯夷羊。(《合集》30361)

B岁肆尊,王受又(佑)。(《合集》30728)

我们从上引例子可以看出A、B字在卜辞中有相同的用法,且在用法(三)“于/在+A/B”中显然指代某种宗庙建筑。

王子杨还指出宾组、历组卜辞有“裸”字异体,其字形和辞例如:

勿夕𠄎。(《合集》15501,宾组)

𠄎勿𠄎告𠄎岁𠄎(《合集》15502,宾组)

甲寅卜:𠄎𠄎,惠御𠄎

甲寅卜:惠翌日𠄎𠄎。(《合补》10697,历一)

甲午贞:王惠𠄎乡(𠄎)。(《合集》34445,历二)

他认为上引“裸”字之所从𠄎就是瓚勺之象形,“右部所从作‘𠄎’或‘𠄎’者,并为瓚勺之形。‘𠄎’为侧视勺头,更为形象。”(王子杨,2013:349-351)

我们认为《合集》10405正的𠄎字,与𠄎、𠄎所从的𠄎形体相同,都应是B字不同类组的异体写法。而且“王宾中丁𠄎”的“中丁𠄎”和上举A、B字的第一种用法“祖先+A/B”基本相同,如《合集》23248“王其宾父丁B”,其句式 and “王宾中丁𠄎”完全一致,则𠄎在卜辞中也代表某种宗庙建筑。







以下对A、B字的形义进行分析。何景成认为甲骨文B字可能和春秋战国文字中从“少”、从“斗”或“毛”的字有关,如:

𠄎(郟醕尹征城,《集成》425) 𠄎(郟客问量,《集成》10373)

𠄎(上博一·缁衣15) 𠄎(包山266)

李家浩(1994:538-540)初释郟客问量、包山简之字为“瓚”。后来上博简《缁衣》出现𠄎字,郭店本《缁衣》异文作“雀”,曹锦炎(2007:345-346)认为𠄎应分析为从斗少声,他说“雀字本从‘少’得声,故可互作”。冯胜君(2002:451-455)也认为𠄎字应分析为从斗少声,由传世本《缁衣》异文作“爵”可将𠄎读为“爵”,并据此认为包山266 𠄎字应分析为从毛从𠄎(爵)之字,怀疑它在简文中读为“勺”^①。

① 少、勺音近可通,冯胜君指出马王堆《战国纵横家书》“赵”字均作“勺”,可证小、勺声系相通。按:清华简《系年》“赵”字从少从勺作𠄎,亦可为证。小、毛音近可通,所以包山之字也可以从毛声,详参冯胜君文。

何景成(2015:262-263)认为《集成》425之字与B字形体极为接近,很有可能就是由B演变而成的,由上引字形从少声或从毛声,可推知B也应该与“少”或“毛”的读音相近,结合B在卜辞中用为宗庙建筑,则B可读为“庙”,是设置先祖牌位以供祭祀的建筑。从甲骨文A、B的用法和辞例来看,它们释为“勺”,读为“庙”能读通大部分卜辞,从辞义解释上看应该是可以相信的,但后来李春桃(2018:65-69)又对战国楚简等字形进行讨论,认为破读为“勺”的可能性较小,、等字更可能释为“爵”。可见楚简等字形释为“爵”还是“勺”仍有分歧,则以字为定点将B字释为“勺”仍存在进一步探讨之空间。

我们同意何景成将A、B字释为“勺”,读为“庙”,但不必远求于春秋战国之字形,从A、B字的形体和早期勺器的实物形制可以推断,A、B即为“勺”的象形初文。

贾连敏(1998:111)曾指出目前所见商周时期的瓚主要有两种形制:



图1 商周时期两种形制的瓚

他认为图1①二器形是长柄瓚,其形制是杯形勺头,柄有曲直、宽窄之分,柄端多有尖似圭,柄中部有些有方形饰突出;图1②二器形是短柄瓚,其形制是罐形勺头,底有圈足,曲柄似圭,多成对出土^①。何景成(2015:269)认为:

前文说过,我们认为“裸”字所从之酒器即“短柄瓚”,是“短柄瓚”的象形字。“△”(按,即A、B)为“宽柄斗”之象形字。由于两器形态接近,故所取象之字形体亦接近,这可能是以往学界将“△”也释作“裸”的原因。但既然“△”与“裸”的用法不同,意义有别,在字形上亦各有其发展脉络,因此,我们认为当将“△”与“裸”字区分开。

何文将A、B字与“裸”字分别是正确的,但我们认为“裸”所从之酒器不是短柄瓚,而是斗器;A、B不是宽柄斗,而是勺器。贾连敏指出图1所谓的瓚,实际上是斗和爵。

李春桃曾对古代器物的瓚、斗、勺、爵有详细研究,指出“瓚”应是玉柄形器,而类似于图1②的宽柄形器,应该是“爵”^②。“斗”是器首呈杯状的长柄挹水器(如图2)。“勺”的勺首是浅盘状,勺柄较长,有的柄部较短,但中空可以插接木柄^③。

① “长柄瓚”“短柄瓚”的命名参照孙庆伟(2015)。

② 瓚、爵的形制分析参李春桃(2018:60-72)。

③ 斗、勺的形制分析参李春桃(2018:56-60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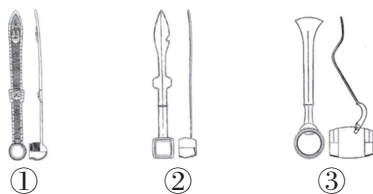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①殷墟妇好墓所出铜斗；②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所出铜斗；
③张家坡 M87 所出斗^①







周忠兵(2015:118-120)曾指出写作 (《集成》5396)形的“裸”字对应的实物应如图3所示,中间有突出的圆方格形。







图3 蛙鱼纹斗^②

上文所示图1①和图3的器形,与图2的器物形制相同,显然即李春桃所说斗形器,其特点是斗柄的中部有方形或梯形的束腰(如图1①、图2①②、图3)。我们猜想这个方形或梯形的束腰可能是用来卡放斗器的,其作用是在挹取液体时,将斗临时卡在觶或卣的某个特殊位置,避免沉入底部。商代晚期、西周早期斗的束腰逐渐消失,而斗柄变为弯折状(如图2③),应该也是同样的用途^③。

从已释出的“裸”字形来看,可以将其分为两类:第一类写作、、,其首部为斗形,中部有圈形或类似“田”形的部件,尾部尖似圭形,应即图1①尖柄斗和图2①的象形初文;第二类写作、,仅尾部与第一类写法相异,其尾部作分叉状似鼎足,与图1①的宽柄斗和图2③正面的形体相近。可见“裸”字所从器形和斗器的实物形制正好相合,应该是和斗器非常相近的器物(或者就是斗)。




勺与斗的区别是勺器之首一般较浅,且多作开口状(如图4)。从A字形来看,该字更可能是“勺”的象形。卜辞中A常见有以下写法:

 (《合集》27442)  (《合集》34606)  (《合集》32448)  (《屯南》1011)
其首部作开口状^④,首部下为短直柄形,柄形中部多有一短横,柄尾变宽大并作分叉

① 图片转引自李春桃(2018:59)。

② 图片来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(1997:164)。

③ 有关商周斗器的形制演变,可参吴正英(2019:7-9)。

④ A字首部常写作两侧开口形,“裸”字字形如 (《合集》27522)、 (《花东》226)、 (《屯南》1106)也写作两侧开口形,应该与单侧开口之字形无异。

状似鼎足,从尾部的写法看又近似“丙”形,如𠄎(《合集》20332)。将 A 字字形与图 4 商代晚期勺器的实物相比较来看,勺器实物的勺首开口较大,与 A 字写作开口状相合;勺首连接一段较短的柄,用以接插木柄,相当于 A 字勺首与尾部之间的短细柄形;勺器柄釜中部多有钉孔,用来打钉固定木柄,在 A 字形中表现为柄形中部的短横;勺器柄釜后端可加粗并饰兽面纹或刻铸铭文, A 字“丙”上的方块形可能与此有关;勺器柄釜后接插木柄,表现为 A 字尾部的“丙”形把手。由上可见, A 字形体与商代晚期的勺器实物形制是紧密相合的, A 应该就是勺器的象形初文。A、B 的形体差异是由于取象角度不同, A 由正面取象作𠄎, B 由侧面取象作𠄎,虽然取象角度不同,但用法相同,实为一字,都应释为“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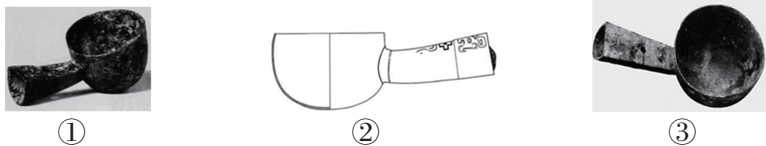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 ①此勺(《新收》1652); ②亚长勺(《花东》133 页图 100); ③鸾勺(《集成》9905)

综上,甲骨文 A、B 字当是不同类组的勺器的象形初文, A 字从勺器的正面取象, B 字从勺器的侧面取象。A、B 字在卜辞中多用于表示宗庙建筑,可从何景成释为“勺”,读为宗庙之“庙”,则𠄎亦可释为“勺”,读为“庙”。

以往学者曾将甲骨文“𠄎”或“𠄎”字释为“庙”,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有待商榷。目前明确的“庙”字最早见于西周早期,如𠄎(逐茂祺鼎,《集成》2375),是从宀潮声的形声字。莫伯峰(2016:100-101)曾认为卜辞中𠄎(《合集》34360)字为甲骨文“潮”,在《合补》10437“其置鼓于大乙𠄎,告”中可读为“庙”,其用法与“祖先+A/B”相似,句意为在大乙庙置鼓,后再告祭祖先^①。我们同意莫伯峰将“告”解释为禘祭,但对卜辞的断读和𠄎的字形解释有不同的看法。首先,甲骨文“朝”常见作𠄎,为会意字,与𠄎字形差别较大;其次,甲骨文 A、B 的确有“于+祖先+庙”或“庙+祭名”的用法,但未曾见《合补》10437“于+祖先+庙+祭名”这种杂糅的结构。《合集》22543 与《合补》10437 句式结构相近,可联系起来看:

其置𠄎于丁,𠄎(侑)百羌,卯十…(《合集》22543)

“置鼓”“置𠄎”在卜辞中与祭祀活动有关,王子杨(2013:89)认为“置”是祭祀动词,

① 此句或断读为“置鼓,于大乙𠄎告”。

“出”指侑祭,《合集》22543的大意是对丁进行“置鼗”祭祀,又以百羌进行侑祭。与上引卜辞类似,《合补》10437中的𠄎也可能和“侑”一样指祭祀活动,《裘锡圭学术文集》论集编按将𠄎释为“彡日”合文(裘锡圭,2012:38注9),“其置鼓于大乙,𠄎,告”即指对大乙进行“置鼓”祭祀,又进行彤祭和禘祭^①。






李立新(2002:11-17)将甲骨文“口”释为“庙”,他认为根据洹北商城一号基址建筑来看,商王室宗庙应为四合院式的结构,甲骨文“口”字“正是这种四合院式的集合宗庙群的标符,因而可释为‘庙’字”。按,甲骨文“口”字可以用作祭祀场所,理解为类似“庙”的建筑是没有问题的,但径释为“庙”似乎只是一种推测,学者旧多将此字释为“方”,读为“禘”,训为“庙”^②,从字形看,似乎比径释为“庙”更有说服力。

3.《甲骨文合集》10405正、10406正释读


再回头看《合集》10405正、10406正:

五日丁丑,王宾中丁,隄在庭(庭)阜。



𠄎字当释为“勺”,从何景成读为“庙”。“王宾中丁庙”即王在中丁庙举行宾祭。


“隄在庭(庭)阜”中,“隄”字图版作、。《合集》10405正、10406正同版有字形作,蒋玉斌(2015:107-110)释为“颠”,表示人从高处摔下,该句是说子央从车上跌落的事情^③。很形象地以倒人之形表示坠落、跌落之义。而“隄”字的字形是从正人形,脚趾往外,背靠阶梯,应该是从高处向下走的意思。彭邦炯(2009:125)认为“隄”和“阨”是一对相反意义的词语,“隄”就是下阶梯的意思,“阨”字实为人沿阜而下形,也即象人下梯形。人下阶梯则梯在背后,由下而上则面向阶梯,这是常理。就是由下而上,面向阶梯,是上升、登高之义^④。“隄”字还见于以下两条卜辞:

(1) 戊午卜贞,妇石力。

…戊午卜,石隄,疾(𠄎),不勺。(《合集》22099,午组)


(2) 王占曰:达若兹鬼,隄在庭(庭)阜。(《合集》7153,典宾)

韦心滢(2017:124)指出《合集》22099是为怀孕的妇石祭祀先祖以求生男。韩江苏(2020:104-115)释字为“肚”。“石隄,疾(𠄎),不勺”大意是妇石从阶梯走下来,不小心摔倒了,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了惊吓,但没有祸害。“隄”字实际隐含了从高处往

① 当然,也并不能完全否认𠄎释为“潮”字异体的可能性,《古玺汇编》0329有“恭”之印,吴振武(1983:492)释为“朝恭”。此字从日从潮,当即“潮”之省讹,读为“朝”。甲骨文𠄎有可能与此字形有关,但目前仍缺少相关证据。

② 相关说法可参刘源(2009:131-160)。

③ 有关“颠”字考释可参黄天树(2010/2014:5-6)、谢明文(2014:493-498)。

④ 周忠兵(2015:113-117)也认为花东卜辞字应释为“阨”。

下走时摔倒、跌倒的动作,是因为跌倒了,妇石才会“疾肚”。赵平安(2009:85-86)释《合集》7153 𠄎字为“达”,“达若兹鬼”之“达”当“致”讲,表示“让……来”或“让……去”,这里指让鬼来。“陟在庭(庭)阜”和《合集》10405 正的“陟在庭(庭)阜”句式相同,结合《合集》22099 的释义来看,应该也隐含了摔倒、跌倒的意思,可能是鬼在庭阜下阶梯时摔倒了。

2001年9月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现了洹北商城宫殿区30余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,其中一号基址规模最大,它是由主殿、双面廊庑、东西配殿、中庭、南庑单面廊、门塾、门道构成的大型宫庙建筑,主殿和南部门塾的中部是一大块封闭式大庭院,主殿通向庭院有九个木构踏阶,甲骨文“庭阜”相当于主殿前廊与踏阶之间形成的宽3米、高0.6米的露台平面(宋镇豪,2013:21)。从基址的复原图(参图5)来看,王从宗庙主殿祭祀完以后,应该是先经过庭阜,再下阶梯到庭院,“王宾中丁庙,陟在庭阜”是指王在中丁庙举行完宾祭后,往外走到庭阜准备下阶梯的时候,发生了跌倒的事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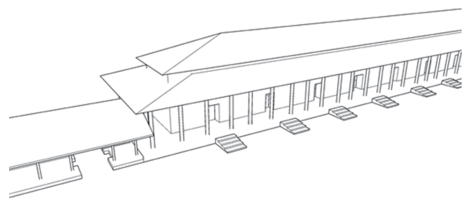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一号基址主殿复原示意图^①

4. 结语

本文认为甲骨文𠄎和𠄎、𠄎、𠄎应为一字异体,是勺器的象形初文,应释为“勺”。𠄎、𠄎、𠄎在卜辞中用于表示宗庙建筑,可从何景成读为宗庙之“庙”。《甲骨文合集》10405 正、10406 正“五日丁丑,王宾中丁勺(庙),陟在庭(庭)阜”的句意是:到了第五天丁丑,王在中丁庙举行完宾祭后,走到庭阜准备下阶梯时,发生了跌倒的事件。

参考文献

- 曹锦炎 2007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札记(二则)》,《简帛》第2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冯胜君 2002 《读上博简〈缁衣〉札记二则》,《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。
韩江苏 2020 《甲骨文“项”等身体部位名考》,《安阳师范学院学报》第6期。

^① 图片采自唐际根等(2010)。

- 何景成 2015 《试释甲骨文中读为“庙”的“勺”字》,《文史》第110辑,中华书局。
- 湖北省博物馆(编) 1989 《曾侯乙墓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黄天树 2007 《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》,科学出版社。
- 贾连敏 1998 《古文字中的“裸”和“瓚”及相关问题》,《华夏考古》第3期。
- 蒋玉斌 2015 《释殷墟花东卜辞的“颠”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第3期。
- 李春桃 2018 《从斗形爵的称谓谈到三足爵的命名》,《“中央”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89本第1分。
- 李家浩 1994 《包山二六六号简所见木器研究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2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李立新 2004 《甲骨文“口”字考释与洹北商城1号宫殿基址性质探讨》,《中国历史文物》第1期。
- 李学勤 2008 《〈尧典〉与甲骨卜辞的叹词“俞”》,《湖南大学学报》第3期。
- 莫伯峰 2016 《释甲骨文中的“潮”字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2辑,中华书局。
- 彭邦炯 2009 《从〈花东〉卜辞的行款说到𠄎、𠄏及𠄐、𠄑、𠄒字的释读》,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新1辑,线装书局。
- 裘锡圭 1989/2012 《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——“门塾”与“台”》,《出土文献研究续集》,文物出版社;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甲骨文卷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宋镇豪 2013 《甲骨金文所见的殷商建筑称名》,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新3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孙庆伟 2015 《周代裸礼的新证据——介绍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的两件战国玉环》,《中原文物》第1期。
- 唐际根 荆志淳 何毓灵 2010 《洹北商城宫殿区一、二号夯土基址建筑复原研究》,《考古》第1期。
- 王子杨 2013 《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》,中西书局。
- 韦心滢 2017 《小屯南地新出土午组卜辞相关问题研究》,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新7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吴正英 2019 《商周青铜斗初步研究》,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毕经纬、彭文。
- 于省吾(主编) 1996 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中华书局。
- 张峰 2016 《楚文字诂书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赵平安 2001/2009 《“达”字两系说——兼释甲骨文所谓“途”和齐金文中所谓“造”字》,《中国文字》新27期,(台北)艺文印书馆;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(编) 1997 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第3卷,文物出版社。
- 周忠兵 2015 《释甲骨文中的“𠄎”——兼说“升”“裸”之别》,《中国书法》第5期。

(责任编辑:杨鹏华)